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何明 主编



# 双柏彝族老虎笙

TIGER DANCING OF YI ETHNIC GROUP IN SHUANGBAI COUNTY

谷妩娟 王翼祥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何明 主编

# 双柏彝族老虎笙

Tiger Dancing of Yi Ethnic Group in Shuangbai County

谷跃娟 王翼祥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柏彝族老虎笙 / 谷跃娟, 王翼祥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 何明主编)

ISBN 978-7-222-06043-2

I . 双… II . ①谷… ②王… III . 彝族—民族节日—双柏县 IV . 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4726号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何明 主编

---

首席责任编辑: 赵丁丁

装帧设计总监: 马 滨

电子媒体监制: 张力山 张 海

---

书 名: 双柏彝族老虎笙

作 者: 谷跃娟 王翼祥

摄 影: 马 滨 王翼祥 毕正良 刘建明 刘祖鑫 李娅兰 谷跃娟 郎晓东  
杨甫旺 姚宽才 (按姓氏笔画排列)

---

责任编辑: 朱海涛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闵艳平 玉波狄

---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24

印 张 5 $\frac{7}{12}$

字 数 40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书 号 ISBN 978-7-222-060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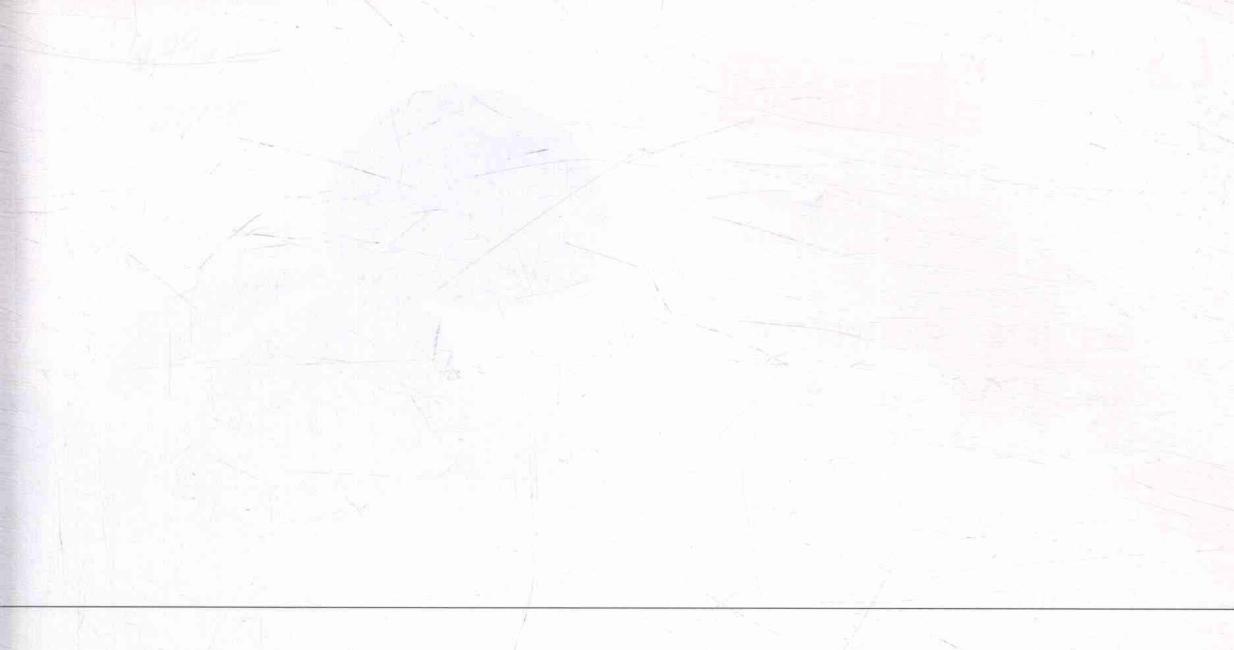
定 价 36.00元

# **Tiger Dancing of Yi Ethnic Group in Shuangbai County**

## **Abstract**

As an ancient rite for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sacred tiger, Tiger Dancing is a living remnant of primitive totemism among the Yi people.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rite is the “dancing of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tiger”. Being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tiger, Tiger Dancing goes through a whole ritual process. Historically, this cultural activity was widespread and traces of the rite can still be found nowadays in Weishan, Nanjian, Jingdong, Midu, Nanhua, Chuxiong, Shuangbai and the northwestern areas of the Ailao Mountain range, where the Lolo people mainly dwell. It has been preserved most perfectly in the village of Xiaomaidichong, which belongs to Fabiao town in Shuangbai county of Chuxiong pref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Tiger Dancing is a unique means for presenting and expressing historical memory among the Lolo branch of the Yi ethnic group. Beliefs, legends and rites together compose the cultural system of Tiger Dancing. Through worship of the tiger god, the recitation of magical myths and conducting of mysterious offering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gods, a strong desire for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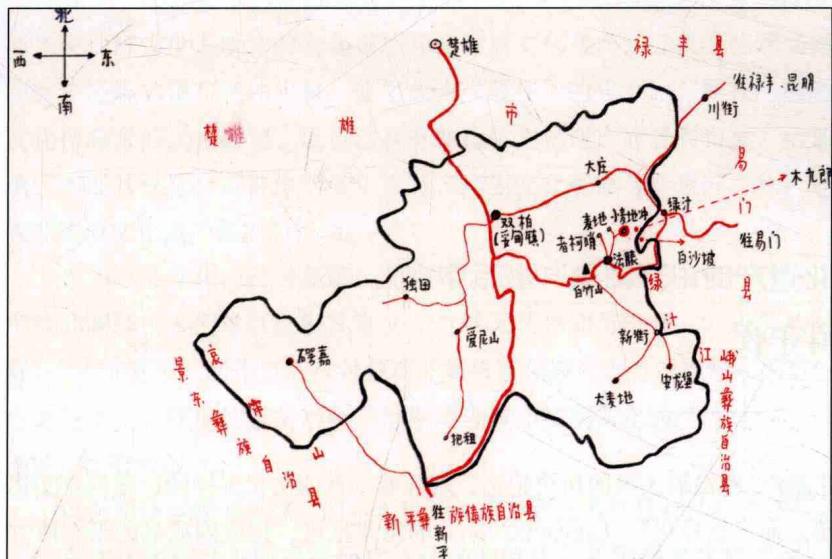
continuity and a recogni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re vividly depict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dynamic process taking place with changes in the circumstances and timing of Tiger Dancing's creation, spread and change. Through the recovery of Tiger Dancing and its development, we may say that Tiger Dancing takes place within the process of peop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flecting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One obvious change is the way in which at present Tiger Dancing is gradually losing its religious connotations of honoring and entertaining the gods and is becoming a form of secular entertainment. In this case,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 true past has gone forever. The past that is still remembered is only a past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pres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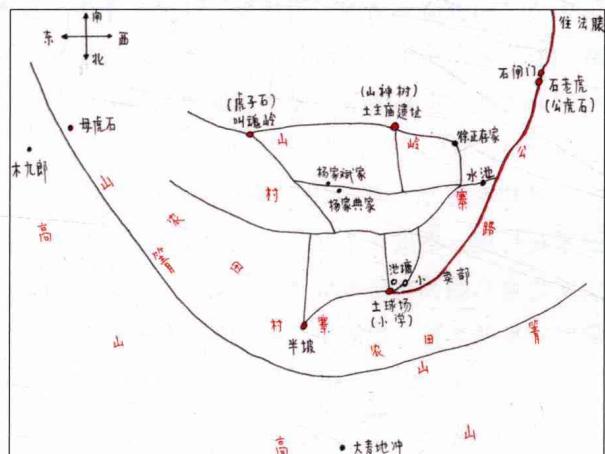
While the kind-hearted and unsophisticated Lolo people dance through time, their memories are being carried on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stant 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云南省区域图及双柏县位置示意图



双柏县法脿镇位置示意图



小麦地冲村庄布局示意图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书系序言**

## **为精神家园守夜**

何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sup>①</sup>积淀着人类的历史记忆，表征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建构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迅速推进，把或隐或显的带有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现代性”商品、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悄然而迅速地吞噬与置换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化的同质性“世界图景”越来越明显而强烈地凸现出来，多样性的文化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与考验！

民众在行动，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戏；国家在行动，推出一个又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知识界在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以人类文化及其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和人类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调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夜人”。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长期穿行于山林田野之间并驻留于“他者”之中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其特有的学科敏锐性不

断地发现鲜为世人所知的文化事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以亲临现场进行细致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撰写表述出来，使之成为“凝视”的焦点。“凝视”的后效在于：唤起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以自己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倍加珍惜与主动传承；拓展其他社会或群体的文化视野，产生文化震撼与尊重异文化，并转化为支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

作为表征文化的符号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深邃复杂的意义。若不做深入细致的阐释，人们难以理解其意义，也就无从感知与把握。“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sup>②</sup>本套书系的作者们在对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程性和细节性描述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意义阐释，以期增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进而推动保护实践的广泛有效展开。

以上便是本套书系编写的基本目的，也是表述方式选择的根本依据。

在文化多样性不断遭受现代性侵袭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精神家园需要“守夜人”。我们愿意勉力为之！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十二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总则”第一条第一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②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目录

双 柏 彝 族 老 虎 笙

Tiger Dancing of Yi Ethnic Group in Shuangbai County

- 小麦地冲的罗罗人 / 001**
- 石闸内外 / 001
- 五姓人家 / 004
- 老虎的后代 / 008
- 村里跳的老虎笙 / 017**
- 接虎祖 / 017
- 跳虎舞 / 032
- 虎驱邪 / 046
- 送祸祟 / 057
- 背后的记忆 / 065**
- 曾经的灾祸 / 065
- 罗罗人的根基 / 069
- 像虎一样凶猛 / 072

# 目录

双 柏 彝 族 老 虎 笙

Tiger Dancing of Yi Ethnic Group in Shuangbai County	故事 / 077
	石虎的重生 / 077
	最后的香通 / 086
	跳虎队里的老姚 / 092
	<b>人虎共舞的狂欢 / 101</b>
	城里的表演 / 101
	守望与遗失 / 110
	人虎共舞 / 115
	后 记 / 119



## 小麦地冲的罗罗人

### 石闸内外

小麦地冲，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法脿镇的一个彝族山村<sup>①</sup>，地处白竹山东麓，绿汁江与易门县的分界，僻静而安宁。

天晴的时候，小麦地冲会热闹许多。村子西面的石闸旁，通往法脿的老路口，多了进进出出的车，和来来往往的人。这条简易公路，坡陡路窄，逢有雨天，就泥泞湿滑，不堪行走。虽然还有其他山路通往绿汁、易门及大庄几地，但沟谷幽深，已成畏途。因此，石闸边这条像样的土路，是小麦地冲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

① 法脿镇地处滇中腹部双柏县东南部，距县城53公里，东与易门县绿汁镇接壤，南西北与本县安龙堡乡、大麦地镇、妥甸镇、大庄镇毗邻。全镇辖13个村民委员会，235个村民小组，332个自然村24846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6%，现有国土面积409平方公里，海拔900~2500米。2000年6月法脿镇被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命名为“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小麦地冲远眺。



小麦地冲通往法脿镇的山路。

① 这个故事在小麦地冲流传十分广泛。此处文本参见1989年3月村民杨家富的讲述，载唐楚臣：《中华彝族虎傩》，第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罗罗是彝族30多个支系中的主要支系，目前自称或历史上曾自称罗罗人者，约占云南400余万彝族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③ 小麦地冲以旱作为主，人均旱地1.2亩，水田0.4亩。主要种植包谷、水稻和麦类。养殖牛、羊、马，以及猪、鸡等家畜家禽，但由于森林退化、草场减少、养殖成本高等原因，牛羊的养殖规模不大。

石闸，是路边的几块巨石，原来有八块，后因风化仅存三块，伫立路边，如同守护小麦地冲的门。传说中的石闸，与虎有关。据说古时候，八个罗婺人（彝族的支系之一）赶着三只老虎，从大理苍山背来了八道石闸，准备把三家厂和风山之间的箐口闸起来，把绿汁江的水堵断，将小麦地冲淹成大海。天亮之际，他们来到小麦地冲，村中早有准备的毕摩学起了鸡叫，引来鸡鸣不止，惊慌失措的罗婺人丢下石闸逃跑了，三只老虎也变成了三只石虎，和石闸一起留在了小麦地冲<sup>①</sup>。

石闸以内，是120余户热情少言的罗罗人<sup>②</sup>。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砖瓦房旁，几处破旧的土掌房，记录着小麦地冲人曾经的生活。罗罗人的日子简单而繁忙。一大早，罗罗汉子就担来山泉水，把屋里的水缸装满，早饭后，男人去地里耕种，女人则忙着侍候饿得直叫的猪、鸡<sup>③</sup>，然后到山上找来成捆的柴火。下午，劳作一天的人回来了，山村也开始炊烟袅袅了。夜晚的山村，笼罩在无言的黑暗之中，坐在堂屋，就着一碗灼人肺腑的包谷酒，听着罗罗汉子婉转如诉的月琴声，不知不觉，人就陷入时光倒流的错觉中。

石闸，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石闸以外，约8公里处，是热闹的乡政府所在地法脿镇，60公里处，则是更为热闹的双柏县城。喧嚣的高速公路，在县城百余里之外，绕楚雄州府而过，现代文明的繁华与嘈杂，离双柏并不遥远，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双柏，仍是一块充满诸多未知的神秘之境。

历史上，在一点四方的中原文化视野中，这里曾是充满蛮风夷俗的荒服之地。汉武帝开西南，于滇中腹地设双柏县，属益州郡，县治今易门县境内。唐宋时期，这一方水土受南诏大理政权控制，分布在今楚雄市云龙一带的彝族先民曾以摩刍为号，发展成一方势力。元代，曾立摩刍千户所和碑嘉千户所，皆隶属楚万户府。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摩刍千户所为南安州。清康熙年间，并碑嘉入南安，最终形成今天双柏县行政区划的大致范围。

双柏境内，峰峦叠翠，河流蜿蜒。东西二境，礼社江、绿汁江奔腾不息，海拔2200米以上的山峰，除著名的哀牢山外，还有白竹山、老黑山、三尖山、密孔山、大青山、石碑山、阱头山、大哨山等。这是一个被高山和河流阻挡的地方，偏僻而沉寂。然而，作为曾经的古滇缅走廊，从昆明到安宁、易门经双柏越哀牢山，经景栋可分别到达缅甸、老挝和泰国。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捷径。不知何时起，身着不同服饰的民族，辗转迁徙在山间河谷的古道上，也不知何时起，彝人马帮清脆的铃声，开始在哀牢山间回响，双柏，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栖息繁衍之地，也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场所，今天，聚居着汉、彝、回、苗、哈尼、白、傣等14个民族，其中，彝族占全县人口比例的44%。



石闸。



小麦地冲的村民。

① 关于祭虎，最早载于宋刘敬叔《异苑》：“秽貊之人，祭虎为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第508页。清乾隆《南安州志》则明确记载了彝族“跳虎”之事。

② 学术界把老虎笙归为傩文化的范畴。傩，源于古老的驱赶巫术仪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图腾、鬼神、祖先崇拜。原始形态的傩，是一种由方相氏一类人主持、群体参加的驱鬼逐疫的禳祭，其中，索室逐疫是核心内容，假面模拟表演是其文化形态。傩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文化事项，云南也是分布区之一。就名称而言，“傩”不过是上古时期中原地区对此类祭祀活动的称谓，至今许多民族并不以此为称，小麦地冲人亦如此。

③ 今分布在彝族中部方言区和西部方言区，自称罗罗、倮颇、纳罗、腊罗、鲁波的彝族支系名称，历史上均是虎图腾崇拜的民族。

④ 云南不同地区还有不同形式的祭虎活动，如楚雄市树苴乡依七么村祭母虎，大理盖瓦洒彝族的“裸体哑巴会”，南涧县乐秋乡嘎步路村、巍山县城西扎玛古兰彝村祭石虎，滇南红河县乐育乡乐育上寨、大新寨、龙车、阿布一带祭虎山，新平县水塘乡“哑巴舞”。

⑤ 彝族称“虎”为“罗”，罗罗是叠音，“颇”表示雄性。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滋养了独特的彝族原生态文化：古老的创世史诗《查姆》，神秘高深的毕摩经，“哀牢明珠”《齐苏书》，以及以小麦地冲老虎笙为代表的彝族“祭虎”文化<sup>①</sup>。

老虎笙是彝族以虎为祭古老仪式的遗存<sup>②</sup>。资料显示，以虎为对象的祭祀，历史上曾经是流传面很广一项文化活动，在罗罗支系分布较为集中的哀牢山上段，巍山、南涧、弥渡、景东、南华、楚雄、双柏等地，均有迹可寻<sup>③</sup>。明朝中后期，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特别是清初在滇中一带开展的改土归流活动，汉族的文化风尚大范围传播开来，使得“祭虎”文化大量消失。上个世纪50年代，

“祭虎”文化又遭禁忌，三十年后始有复苏。今天，“老虎笙”形式的祭虎活动，主要流传在云南双柏县法、大庄和易门县白沙坡的彝族罗罗支系中，其中以法镇小麦地冲保存得最为完整<sup>④</sup>。

小麦地冲的石闸，守护着罗罗人，守护着三只石虎，以及双柏最神秘的过往。

## 五姓人家

小麦地冲上下两村共有127户五百余人，按血缘关系分有苗、杨、李、徐、杨（迁至吉武村的杨姓）五个血缘群体，自称“罗罗”或“罗罗颇”<sup>⑤</sup>。

传说这是民众的历史。小麦地冲罗罗人的历史，保存



在村民世世代代的口述传承之中。根据当地彝老讲述，罗人迁居小麦地冲的历史并不久远，苗姓是小麦地冲最早的居住者之一<sup>①</sup>，约在明朝初年（洪武年间），从易门县密茂铜矿附近迁徙而来。更早的时候，苗姓人是居住在楚雄附近的“民依河”。杨姓罗罗是从易门县普贝乡一碗水迁来。苗、杨两姓人口较多，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

李姓人口较少，在村中略显人单势薄。部分老人认为李姓也是小麦地冲最早的居住者；同时又有人认为，李姓原为附近莫九郎村的罗罗人，因为该村有一男孩过继到杨家，才在小麦地冲自成一姓。由于可资考证的墓葬碑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严重损毁，这就使得李姓的来历变

① 20世纪50年代，小麦地冲还保留有10余座苗姓祖先的火葬坟，说明明朝中叶废火葬之前，苗姓已落籍于此。

· 田 野 · 图 像 ·

编竹海簸，这是秋季收稻时常用的容具。



得扑朔迷离。

徐姓人原为明末清初从双柏大庄迁来的汉族，关于徐姓人，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

清朝末年，双柏爆发了回、彝少数民族的起义，起义失败后，镇压起义有功的大庄苏姓汉族强行占有了小麦地冲一带的土地、山林，小麦地冲人全部沦为苏家的佃农。山半坡有户徐姓汉人背了他们父亲的祖灵牌位去大庄原籍认亲，想成为自由农，但大庄的汉族以其“汉话讲不清、与罗罗人开过亲”为由，拒不相认。失去民族身份认同的徐姓人一气之下，回到彝村，要求成为罗罗人。通过参加村里的祭虎仪式“老虎笙”，徐姓人得到了其他几姓的承认，成为了小麦地冲的罗罗人。

· 田 野 · 图 像 ·



小麦地冲彝族妇女的服饰。（左）



水窖前挑水的妇女。从山上引来的泉水，是全村唯一的生活用水水源。（中）



找猪草。小麦地冲家畜的商品率不高，猪、羊、鸡等多是自养自吃。（右）